

楔子 是報恩還是報仇？

章瑜婷甫踏入永安宮，數道目光咻地集中在她身上，凌遲似的讓她不得不把頭壓得再低、更低、又低，只盼地上能出現個大坑，好讓她能鑽進去。

她理解自己為何遭受這等待遇，只是……她還是好想喊無辜吶。

新帝登基，百官奉承，除了大拍馬屁之外，最好的討好方法便是選秀！

所謂食色性也，皇帝也是如此，御膳房是天下廚藝高者匯集處，不愁滿足不了皇帝胃腸，而另一種慾望，自然要透過選秀來滿足。

可誰知大臣們的馬屁拍到馬腿上，當年先帝會從一堆皇子中挑選福王繼位，便是因為他一心朝政、為國為民，於女色不上心，如今福王登基，面對選秀的提議，亦是義正詞嚴拒絕，一通大道理把臣子們訓得抬不起頭。

後宮四巨頭——皇后、貴妃、淑妃、賢妃聞言得意非凡，直道陛下寧缺毋濫，女人只挑最好，不將就其次，換言之她們就是最好的。

然而，她們的得意只維持半個月，在皇帝拒絕選秀後的第十五天，欽點京城下轄縣城七品縣令章政華的女兒章瑜婷進宮。

這件事的重點在於「欽點」。

遙想當年，先帝要把她們送進福王府，當時還是福王的皇帝大力反對，甚至揚言只想娶個同心人，若非長輩死逼活逼，讓他把人迎回家，她們哪得此番潑天富貴？多年過去，皇帝身邊再沒添過新人，想來是沒覓得同心人，於是她們打算四女一男，歡歡喜喜過一生，不吵不鬧、平和安祥，共同打造大寧王朝最平靜和諧的後宮。

沒想到，如今皇帝竟然欽點一名女子入宮，還是個對他毫無助益的、小小的、七品官之女？再回想起當初皇帝那番同心人的言論，她們不禁想，難道……章氏就是皇帝的同心人？

皇帝對她們四人都是按時點卯，一視同仁，不偏心誰、不厚愛誰，若她們耍些手段爭寵，皇帝反而不來，所以更沒人敢謀算，後宮一片祥和。

可倘若推論屬實，皇帝必然會寵章氏，後宮平衡即將被打破……這情況怎能不令她們心驚膽顫、危機感升起？

皇后等人懷抱著的心思章瑜婷不知道，她暗暗磨牙，終於走到眾女跟前，盈盈下拜。

她冤、她怨，皇帝選妃怎就選到她頭上？

她身分低微、不擅爭寵，進宮於她不是康莊大道而是死路一條，皇帝腦子被驢踢了嗎？窈窕淑女滿街跑，怎就選到她頭上。

絞盡腦汁，她怎麼都想不出，自己怎就攤上這破事兒，章瑜婷在接下聖旨那刻，只有一個念頭——皇帝瘋了！

「抬頭。」皇后口氣焦躁，不安全描繪在臉上。

「有什麼好看的，不就是個狐媚子。」貴妃冷笑。

章瑜婷忍不住顫抖，想起傳言年少時的皇后曾當街將幾個縱馬狂奔的紈褲踹飛。她、死定了！咬牙緊牙關，她對自己發誓，若讓她知道誰是主導這一切的始作俑

者，她一定會、肯定會、絕對會……讓他斷子絕孫！

強忍滿腹殺人的怒意，她深吸氣、掛起微笑，對上四個美……呃、熟女？

哇哇哇！後宮娘娘都這麼福態……是特意挑選，以彰顯嫁入皇家「福澤深厚」嗎？

她們每一位至少是兩個她的分量。

在這種情況下，不必搞心機，只要一個腳滑、將她壓在身下，就能製造意外亡故事件。

章瑜婷為四位娘娘的身形感到意外時，四位娘娘也把她整個人打量了一遍，不約而同的跟自己的身材做比較。

想當年，她們剛進王府時也是纖弱如柳，可這些年在宮中養尊處優，又無須爭寵，身形自然就難以維持了。

妳胖、我胖、大家一起胖，既然皇帝不介意她們的身形如何，她們為何要刁難自己的嘴？後宮生活已經夠無聊，連吃都要被限制，日子還過不過了？

但是長期以來四位娘娘認為理所當然、無關緊要的事，在看見章瑜婷這刻，突然變得極為要緊，讓她們產生了龐大的、強烈的危機意識。

「那還叫腰嗎？輕輕一捏就斷了，肯定是個沒福分的。」貴妃批評。

賢妃不屑，「我十六歲進王府時也長這樣兒，她很快就會跟我們一樣。」

會嗎？淑妃腹誹，人家才十五歲，瞧瞧那眉眼鼻唇，美得教人驚豔，看看人家白裡透紅的皮膚，看看人家玲瓏纖細的腰肢和長腿……別說皇帝，連她看著心臟都怦怦跳得厲害。

人家一彎眸就能把人心給勾了呀！如果她是皇帝，肯定從月初到月尾都要窩在章氏床邊，哪還有多餘的精力留給她們？

淑妃哭喪著臉，後悔中午啃掉一整隻水晶肘子。

「年紀輕輕倒是好手段，竟勾得皇帝魂不守舍。」皇后火氣上竄，口氣凌厲。

「也不知打哪兒來的狐媚子，也敢穢亂後宮。」貴妃與皇后沆瀣一氣。

章瑜婷用力閉眼，默數到三，壓下到嘴邊的話語。

「啞巴嗎？皇后娘娘問妳話呢。」貴妃朱唇微翹，聯手打狐狸精，感覺挺爽。

章瑜婷輕咬嫩唇，滿臉委屈，看得淑妃好心疼，怎麼可以欺負孩子啊？

她雙手放在額頭，一揖到地，嗓音帶著卑微與哽咽，「稟娘娘，妾身不曾見過皇上。」不曾見過，何來的勾引？千年大冤獄啊……

「沒見過？怎麼可能？」貴妃拉抬音量。「妳敢發誓？」

她立刻舉手賭咒，「倘若妾身見過皇上，必教妾身五雷轟頂。」

「既然如此，為何皇上欽點妳入宮？」賢妃啞啞的煙嗓打開，聲音裡帶著幾分慵懶。

「許是……」她當然不敢說皇帝瘋了，只能說：「許是弄錯人，皇上想要的女子或許並非妾身。」說完，她不管不顧往地上一趴，哀求道：「妾身懇求皇后娘娘幫忙。」

她和皇后很熟嗎？見第一面就敢求幫忙，膽子是啥做的？

淑妃一邊想，一邊悄悄看一眼皇后身邊的大宮女孔雀。

皇后的爹是威武侯，聽封號就曉得是戰場上頂呱呱的人物，想當年入王府，娘家別的沒準備，卻準備了麻雀、杜鵑、孔雀、錦雉四個陪嫁丫頭，旁的本事如何不知，但那身武功冠絕後宮，威武侯府是擔心皇后被欺負的。

果然，孔雀右腳微抬，只待皇后哼一聲，章瑜婷就會被踹飛出永安宮。

沒想到皇后反應出人意料，重哼一聲後道：「說說！」

「倘若真是弄錯人，懇求皇后娘娘別將錯就錯，令妾身歸家……」她越說越小聲，越說越委屈，越說越可憐，當她樂意入宮嗎？一點都不！

瞬地，皇后心平氣和，看樣子這丫頭還真是無辜的。

皇后目光掃過賢妃、淑妃和貴妃，三人齊齊點頭。

這丫頭威脅性太大，若能送出宮，絕對是免除心中大患的。

見牌搭子都點了頭，皇后道：「行，倘若弄錯，本宮……」

話還沒說完呢，皇帝自外走入，揚聲道：「沒弄錯，朕要的就是章氏女。」

啥？沒弄錯？章氏竟敢欺騙本宮！

暴躁皇后的暴躁玉足蠢蠢欲動，當街踹人的衝動興起，比起當年，如今她的玉腿結實許多，更加有勁。

不過忍了忍火氣，皇后領著其他人起身見禮，章瑜婷自然也跟著起身，趁機偷瞄一眼那罪魁禍首，然而這一眼讓她覺得她死定了……外面晴空萬里，她卻如被五雷轟頂！

「是你？」章瑜婷驚聲尖叫。

「是我。」皇帝春風得意。

「為什麼？」她的嘴角在發抖、手指在發抖，是中風前兆。

「受人點滴，湧泉相報。」他眉尾揚起，嘴角勾起，喜氣洋洋。

聽聞兩人對話，各種精彩表情在四位娘娘臉上出現，錯愕、憤怒、驚訝皆有，皇后身邊的孔雀掐緊手指，心中開始設想著一百種最新、最嗆、最靚的殺人法。

章瑜婷回過神來，很想揪住皇帝的衣襟，狠狠搖晃，怒吼「把你的泉水收回去，本人不稀罕」，可她啥都不能做，只能立在原地，傻傻地聽自己被封為瑜嬪，看著皇后眼裡冒出兩團火星，傻傻地低下頭，讓兩滴淚水墜入白玉地板。

為什麼啊？現在她還能不能讓始作俑者斷子絕孫？

懷揣著滿腹對皇帝的怨念，章瑜婷被領到她日後的居所——長春宮。

長春宮是後宮最偏遠的宮殿，章瑜婷抬起頭，看著匾額上頭的三個字，金漆已經被風雨給洗掉，斑駁得很可憐的門扇上有白蟻蛀過的痕跡，反應著她未來數十年的無盡淒涼。

章瑜婷鄭重考慮著，倘若她轉身疾奔、一路哭求到皇帝跟前，能不能讓皇帝改變對恩人的報恩方式？

嗚……她想要回去嫁給四師兄啦！

在嘆過、哭過、怨過、怒過之後，她看一眼腳下道路，鵝卵石鋪就的小路上風颭、塵起、葉落，展現無邊的蕭瑟、無際的落寞、無窮的哀愁……

飛揚的頭髮模糊她的視線，她試著鼓勵自己樂觀的同時，一隻不知名的、沒有家

教的大鳥從天空飛過，順道拉了一泡濕屎，啪噠貼在她額頭中央。

第一章 神奇的玉瓶

章瑜婷從大街那頭奔來，要跑進藥鋪時，一名少年從裡頭匆匆走出，於是迎面撞上。

她個頭只到少年胸口，這一碰撞……啊！

撫著發疼的額頭、發出低喊，她委屈抬眼，嘟起紅紅的嘴唇，懷疑對方胸口是不是青磚做的，怎會硬到要讓她的頭裂開了。

咦？烏雲罩頂？

章瑜婷發現少年額頭上的黑霧，見獵心喜，想也不想手心就往對方額頭貼去，黑霧咻地被吸進掌心，與此同時，她感覺胸口一陣震動，登時樂了！

軟軟的手、暖暖的掌心、亮亮的眼睛、甜甜的淡香、美得……耀眼的笑容，這一切讓寧承遠怔愣看著眼前的小姑娘。

在女孩的手觸上他那刻，沉重的腦袋陡然變得清晰，感覺舒服還有淡淡的愉悅感，他不確定是她身上那股若有似無的甜香吸引了自己，還是貼在額間軟軟的掌心融化了他，總之，他想靠近她、親近她。

因此在章瑜婷縮手同時，他直覺按住，讓掌心繼續停留在自己額際，然而下一刻理智戰勝渴望，他暗罵自己：做什麼啊？輕薄一個小丫頭，瘋了嗎？

寧承遠惱羞成怒，一把抓住她的手腕斥道：「好大的膽子！」

章瑜婷尷尬笑開，好像是真的有點小小的給他大膽了一下下。

她又笑了，亮晶晶的眼睛更亮，像是有星星，眉彎眼彎，彎彎的嘴角讓人心也跟著彎彎……寧承遠被她笑得亂了心神，忘記應該把人踢飛，因為……他二度被吃豆腐。

章瑜婷發現寧承遠眉間還有一朵小黑雲，就順手一摸。

他痛恨被吃豆腐！但這丫頭十歲左右，應該不存在吃豆腐這事吧？

寧承遠胡亂想著，不自覺地細細審視她，小丫頭的衣料極好，但顏色款式非常低調，身上沒戴首飾，唯有髮間綴著珍珠，以及小小的耳垂上戴著兩顆粉色珍珠耳飾。

她這麼喜歡珍珠？

許多女子鍾情珍珠飾品，但並非人人都適合，他曾見過把一串無比昂貴的大珍珠戴成高僧佛珠的女人，但她適合，粉嫩的小珍珠襯托得她可愛又秀氣。

鵝蛋臉，新月眉、膚白如雪、眸如點漆，是個美人胚子，再過幾年會變成什麼樣子呢？

等等，他在想什麼？不過是個丫頭片子，怎麼就引起他的注意了？

寧承遠再度惱怒，揪起她的衣襟，刻意靠近她的臉，質問，「誰允許妳碰我？」

少年眉目清朗、氣度不凡，白玉般的臉頰讓人想多碰幾下，就算此刻凶巴巴的也不讓人害怕，因為他長得太好看，好看到……雌雄難辨。

章瑜婷更是沒被嚇到，反倒滿面歡喜，因為剛收獲黑霧一片。

寧承遠在心底嘀咕，又笑、又笑，沒見過比她更愛笑的！但他不覺得噁心、不覺

得討厭，和這丫頭靠得那麼近，他竟然沒有把人甩到天邊的慾望。

見她不說話，寧承遠冷聲再問：「誰允許妳碰我的頭？」

章瑜婷應付這類狀況經驗豐富，大大的眼珠子轉兩圈，臉上寫著天真無邪，她攤開手掌，掌心中有塊黑色髒汗，「你頭上沾了髒東西，我幫你擦掉。」

見他要細看，她急忙把手收至後背，還作勢在裙子上抹兩下。

寧承遠道：「妳可知男女有別，豈能隨意觸碰男子？」

眨眨漂亮的眼睛，她笑得無辜，「我還小，你都這麼老了，咱們哪來的男女有別？」他老？她瞎了嗎？他明明是青春年少！

寧承遠不禁要訓斥她，「妳父親沒教導妳……」

提到父親，章瑜婷臉色微變，但很快地揚起笑顏，笑得嬌俏無比，「好聰明哦，猜對了呢，父親確實沒空教我。」他忙著在溫柔鄉裡享受，忙著和姨娘傳宗接代。她沒注意到自己說這話時，嘴角啣上一抹譏諷，寧承遠卻注意到了。

小小年紀露出這種表情……他又皺起眉頭，鬆開她的衣襟。

她彎彎眼，連聲抱歉也沒說，直接拋下他，跑進濟生堂裡，邊走邊喊，「師父，小章魚來囉。」

許是那抹與天真不符的譏諷勾引了他的好奇；許是不犯噁心、不想踹飛她的感覺引發他的注意；也或許是她過度精緻的容貌誘出他的興趣……寧承遠不確定是哪個原因，但他的眼睛跟著她的背影進入濟生堂，追逐起她輕快的歡聲笑語。

她喊師父，表示她跟著濟生堂的大夫學醫？誰？不會是溫大夫吧？可能嗎，溫梓恆性子倔強固執，選徒弟無比挑剔，她有何長才能入了他的眼？

然而被他否定的可能就是答案……他看見溫梓恆的大徒弟墨然正摸著她的頭，親密地與她對話，她眉開眼笑，墨然也彎了嘴角，明顯的她在這裡很吃得開。

所以，這小丫頭真是溫大夫的徒弟？

濟生堂的東家是溫梓恆，多年前他剛進京城就治癒莊親王沉痾，一舉成名，自那之後，京中貴人都想尋他治病。

他的醫術高超，連御醫也自嘆不如，太醫院幾番招攬，甚而願以太醫院院使相聘，可人各有志，他對進宮不甚熱衷，始終在民間行醫。

這些年到濟生堂求醫的人越來越多，溫梓恆雇幾名大夫坐堂，自己成日在後院研究醫術製藥，教導幾個徒弟，除非是惡疾怪病，否則不輕易出手。

但他一出手必見成效，若非如此，寧承遠也不會求到濟生堂門前。

可惜他上門求醫不但被拒，還被嘲笑一頓，讓他原本不大好的心情變得更糟。

只是誰知道，被個小丫頭片子摸過之後，心情竟然好轉？太奇怪……

「小章魚快進去吧，師父等著修理妳。」墨然彎下腰，掐掐她粉嫩的小臉。

墨然是溫梓恆收下的第一個徒弟，眼下掛上號的徒弟只有五個，除章瑜婷之外全是男的，最大的是墨然、最小是章瑜婷，五個師兄都寵愛小師妹，誰讓她嘴甜、會說話，不只師兄們，便是師父也常讓她哄得團團轉。

「師父才修理不到我，昨兒個帶回去的醫案全背得滾瓜爛熟了。」

「誇大，妳昨天帶回去的可是十三份醫案。」墨然斜眼望她。

「不信？大師兄隨我進去。」

「好啊。」墨然拉起她。

寧承遠停在門外聽了幾耳朵，確定她果真是溫大夫的徒弟。

原來如此，從小就在男人堆裡混，才會不懂禮節，將來長大她爹娘可有得頭疼。他轉頭離開，邊走，沿途一直留意著四周的目光微閃，壁角處的男子、蹲在路邊賣魚的大爺、春風樓上往下探的女子……一個個都不是表面那樣的尋常。

他長嘆，這種日子要過到什麼時候？難不成，真非要逼他出手？

咬牙，他第無數次告誡自己，只要忍過去就會結束。

通常在厭煩到極致、恨不得對某些人出手的時候，他就會設法轉移自己的心思，通常是想一個人、一件事或某個場景。

然而今天，首先跳入腦海裡的不是人、事或物，而是感覺——一份軟軟的、香香甜甜的感覺，那隻小手就那樣光明正大地貼在自己的額頭上……

許是腦袋突然變得清晰的感受太深刻，因此一瞬間他的心平靜下來了，緊接著小丫頭的笑、小丫頭的天真無辜，小丫頭被墨然掐住臉頰的嬌俏模樣全入了心。

墨然叫她小章魚？為什麼？因為她像章魚般喜歡巴著人？

小章魚是第一個，在他心頭烙下印子的人，雖然年紀很小。

許是心平靜下來，緊繃警戒的心神也放鬆了些許，動作隨之緩和，手負在身後，他一路走一路看著久違的京城。

距離上次返京整整三年，事實上打出生後，他留在京城的日子屈指可數，但他卻對京城的一草一木、人事佈局全都瞭如指掌，不是因為野心，而是因為生存。

嗖！一枝羽箭從寧承遠身後疾射而來，若在平時，他定能輕易閃過，但他心裡正想著一隻小章魚，想得過度專注，以至於忽略了。

眼看箭就要插入他的後背，右邊鋪子裡斜飛出一顆球，眼看球就要打上在街邊買菜的孕婦，他下意識側身、踢開球，同一時間，箭從他身側飛過，死死釘在前方的馬屁股上，引起一陣騷動。

好險！寧承遠心中暗道，倏地轉身，視線對上屋頂的黑衣人，一擊不中，黑衣人迅速逃離，寧承遠看著，嘴角邊漸漸流露寒意，就……這麼害怕他嗎？

「小人！嫉妒！壞蛋……」章瑜婷一面痛罵四師兄，一面使力，把扛在手臂上的包袱一盪，盪到後背。

考試順利過關，四師兄白景不信，非要和她比賽。

過去她的腦子渾沌，每回比默書都被修理得奇慘無比，但這半年來，腦袋像被刷子來回刷過，整個人通透得很，現在比默書，連四師兄都比不過她。

白景今年十三歲，大伯是禮部尚書，父親是工部侍郎，他自小就有神童稱號，照理說這樣的家世、這樣的孩子，絕對會往仕途上走的，可偏偏他迷上醫藥，非要追著溫大夫習醫。

眼看前途大好的兒子，怎能讓他往醫道上走，長輩自然反對到底，幸好他爹摸透

兒子脾氣，知道不能硬著來，與他做下約定——要家裡支持他習醫可以，但他必須在十歲考上秀才、十三歲通過鄉試，最晚十七歲過會試。倘若哪關沒過，就停止習醫。

白景記憶力特好，讀書對他根本是小菜一碟，他自然想也不想便應下。

十歲那年，他府院試都過了，拿到名符其實的小三元，而去年鄉試更是輕輕鬆鬆就奪下解元，在這種條件下，別說學醫，就算他想學化妝跳舞唱大戲，他爹也會點頭同意。

這一路順風順水，讓白景從小驕傲自負，他的經驗中只有贏、沒有輸這個字，但接連輸給小師妹之後，竟然氣到忘記自己過去老說「小章魚是本少爺罩的，誰也不許欺凌」，自己欺負起小師妹。

像這回，兩人就是又因為比賽起爭執，而章瑜婷之所以生氣，是因為溫梓恆見不得師兄妹鬩牆，各打五十大板，罰他們背三十份醫案，還要抄寫二十份藥經，這一抄……她得熬幾個晚上啊？

氣不過，她朝著白景猛吐舌頭做怪臉，看得墨然、宮翌笑彎眉毛。

二師兄宮翌拍拍白景問：「下回背醫案，還要再比嗎？」

白景揉揉鼻子，「誰要跟個丫頭片子比，勝之不武。」

墨然、宮翌、梅鑫捧腹大笑。

「有沒有說錯，這兩三個月來，你好像還沒勝過小章魚。」梅鑫道。

章瑜婷得意揚眉，揮手回家去。

白景氣悶，一跺腳往後頭走。

見狀，師兄們又笑成一團。

梅鑫問：「小章魚好像突然變聰明了？」

宮翌同意這話，「不知道吃了什麼靈丹妙藥？」

宮翌話停，墨然和梅鑫同時想起一件事，異口同聲道：「會不會是金針刺穴？」

四個多月前，師父得到一本古籍，裡頭有一套金針刺穴手法。

古籍是真是假沒人知道，師父想用己身試針，然而無知者無畏，小章魚跳出來，高舉雙手對師父說：「試我、試我、試我！」

當時她整顆頭插滿金針，然後就變成現在這樣了。

梅鑫恍然大悟，一拍手往後走，「我也要讓師父試針。」

墨然望向宮翌，宮翌連忙搖手，「我的運氣向來不好，不試！」師父說過，這針刺下去會變得聰明還是癡愚很難定論，他很滿意現在的狀況。

墨然性格穩妥，當時小章魚想試針，他也勸過好幾回。

「萬一，三師弟運氣沒有小章魚好……」宮翌話說一半。

墨然莞爾，「他本就不聰明，差別不大。」

外人都說溫梓恆收徒弟嚴格，能入眼的，必是資質不凡，可事實上並非如此，收下墨然、宮翌是因為那年瘟疫蔓延，他們成了沒父沒母的孤兒，溫梓恆不忍便帶在身邊；收下梅鑫則是因為他那個沒心沒肺的娘是溫梓恆愛一輩子的小表妹，也是溫梓恆搞到三十歲還沒成親的凶手。

溫梓恆的小表妹嫁入梅家，梅家是生意人，旁的不多銀子多，小表妹想盡辦法要栽培出狀元兒子，可兒子蠢笨讀不來，只好求到表哥這裡，改弦易轍讓兒子學習醫術。

至於小章魚……章瑜婷純孝，她母親體弱，父親、祖母不在乎，只有她重視，她打定主意將母親身子醫治好，這才苦求溫梓恆將她收下。

大夥兒為啥叫她小章魚，就因為她的纏功不輸章魚，一旦被纏上，無法全身而退，溫梓恆也是百般無奈才將她收入門下。

幾個徒弟中，真正有本事，得師父青睞的，大概就是白景了，白景常以此沾沾自喜，認定自己定能接師父衣鉢，可惜近來自信頻頻受到挑戰。

墨然道：「去勸勸老四吧，好勝心太強不是好事。」

宮翌搖頭，「我倒認為他不是好勝，他只是輸誰都行，就是不能輸給小章魚。」

兩人相視，了然一笑，慕少艾啊……

濟生堂裡依舊人聲鼎沸，每個坐堂大夫診間前都排了長長的入龍，突然間，後院傳來一句尖叫，嚇得病人膽顫，這是怎麼了？

墨然、宮翌互看一眼，不會吧，老三真求動師父扎針？

回家去的章瑜婷怎麼都沒想到又碰上寧承遠，一天兩回，他們會不會太有緣？

人來人往的京城路邊，一個穿著白衣、頭戴白花的俏女子，拉著寧承遠的衣襬，苦苦哀求，她身前擺著草蓆，草蓆上躺著一個老頭，風吹起，把蓋在老頭身上的白布吹開，看起來剛死不久，還沒發出臭味。

「求公子救救我，我願賣身為奴，只求讓父親入土為安……」

她哭得好可憐，眼淚掛在白裡透紅的臉頰上，嬌豔俏麗得動人心弦，圍觀的男子都流露心疼之色，但寧承遠比梅鑫更沒心，他冷冷看著女子，目光越發凌厲。

女子卻視若無睹，非要纏上他似的打死不放他的衣襬。

圍觀者眾，有那善心者提議道：「大夥兒湊湊銀子，解姑娘燃眉之急吧。」

女子卻搖頭道：「無功不受祿。」

這錢啊，非要從寧承遠的錢袋子出。

眼看女子越哭越哀戚，眾人紛紛耳語，竟有人道：「公子心腸這般冷硬？」

寧承遠目光嗖地射去，氣勢迫人，嚇得對方立刻閉嘴，狼狽後退。

寧承遠心底冷笑，這擺明是個局，就不知這回是誰要請他人局？不過他連猜都懶得猜，只是撇撇唇，視線落在不遠處的蒹葭閣。

章瑜婷下意識攤開手，看看掌心的黑霧，再看看少年額頭新生的黑霧，還好，挺稀薄的，不過這人怎麼這般倒楣，是家裡住了尊楣神嗎？

她推開觀眾，走到人群前頭，扯住寧承遠衣袖同時掌心飛快滑過他額頭，將黑霧收下。

又被摸了？這丫頭對他的頭這麼感興趣？

寧承遠剛要說話，卻被她搶了先。

「小哥哥，你身上有沒有銀子，借我五兩行不，我把這位姑娘給買下來。」
想當好人嗎？好人可不好當，她壞了人家的局，不曉得背後要怎麼被捅刀呢。
寧承遠一面暗笑她的天真，卻一面從懷裡掏出銀子給她。

「漂亮姊姊，給，妳先把父親葬了，若妳堅持無功不受祿、非要賣身為奴，行！
我姓章，家住在葫蘆巷口，妳隨時可以上門。」章瑜婷滿臉笑意，態度誠懇。
寧承遠淡淡望她，這丫頭好像無時無刻都在笑，有什麼事值得開心？
事至此應是落幕了，圍觀者正打算散去，不料那姑娘突把頭往石板地上一磕，磕
出一塊青紫。

「漂亮姊姊，妳怎麼了？」章瑜婷不解，難道五兩不夠。

「求公子買下我。」說完，她又連磕好幾個頭。

還挑買家啊？這會兒章瑜婷也隱約明白了幾分，對方是看準了這個少年，要巴著
他，而少年大概早就看出對方的目的，這才不鬆口。

想了想，她說：「漂亮姊姊不想讓我買呀？可這位哥哥家裡僕婢太多，實在不缺。」

「既然僕婢多，便不差我一個。」俏姑娘道。

此話一出，寧承遠眼光變得幽深，章瑜婷也不說話了，似笑非笑望她。

女子慌了，連連磕頭、磕得額頭變成青紫色，哽咽道：「小女子並非不識好人心，
而是小女子生就這副模樣，怕跟了尋常主子，會給主子惹禍，是以懇求公子……」
意思是她長得太美，滿街都是覬覦她的色鬼？

這話倒真有人覺得有理，目光重新在寧承遠身上落定，彷彿催促他庇護一個弱女
子。

寧承遠將目光甩在章瑜婷身上，這會兒他倒要看看她多有本事。

章瑜婷看著他的眼神，便明白他的意思。讓她解決？欺負小孩子啊？幸好她是有
擔當、有能力的好孩子。

她掛著滿臉笑，蹲到俏女子身前，認真道：「姊姊這話有趣。」

「有趣？」

「是啊，妳是從哪裡看出來。我是尋常主子，這位哥哥不是尋常主子？」

她爹雖然只是小小的七品縣官，可章家有錢，她爹當官的本事普通，但娶老婆
眼光好，她娘一身本領，賺錢如流水，花花的銀子全往章家闖。

今兒個她穿的衣服雖低調，可明眼人看得出，那是一尺一兩銀的雪花錦，至於這
位哥哥穿的也不高調啊，怎麼俏姊姊認定他不尋常？

俏女子被噎住，一時應答不來。

章瑜婷又道：「再說了，姊姊覺得，是妳美還是我更美啊？」

眾人早在她說話時就把目光投向她了，此刻聽她這麼一問，都想著還用說？丫頭
年紀雖小，可那五官精緻，肌膚白嫩，再過幾年必是閉月羞花之貌，更別說那通
身氣度，這會兒便是有人喊她公主，也不會教人太訝異。

「我家人既能護得了我，又怎護不了姊姊？除非姊姊醉翁之意不在酒，今兒個不
是來賣身而是來敲詐。」

「妳不要汙我名聲，我只是……」俏女子激動起來，臉龐浮起一抹緋紅，升高的

體溫讓她懷裡的香囊透出些許氣味。

是同歡！章瑜婷飛快將寧承遠往後拉開，一張嘴巴仍哇啦啦說個不停——

「想當奴婢，到誰家不能？還挑挑揀揀呢，哪來的道理？何況比起這位哥哥，我這個主子肯定好伺候得多。」

此話一出，百姓中有人點頭，可不是嘛，那公子的臉真臭，怎麼也比不上笑容可掬的小姑娘。

「好啦，我也不較真，就當妳有飛上枝頭的心思，我爹是個官兒，家裡還有許多哥哥叔叔，往來人家中也有不少青年才俊，妳就跟我吧，說不定會有大造化。」章瑜婷依舊勸說，但俏女子豈能鬆口，若無法跟寧承遠回去，她背後的真正主子怕是會令她生不如死。

女子想到那人的手段，心一急，體溫更高，香囊的味道更被激發，有些鼻子靈或靠得近的人也聞到了，皺起了眉，只見她從懷裡抓出香囊，手一掐，藥粉疾噴出來，靠得近的百姓們吸進了藥粉，眼睛裡出現幾分迷茫……

不玩了！章瑜婷把銀子丟到俏姑娘身上，拉住寧承遠往後跑。

這時戲劇性的發展出現，俏姑娘竟拋下「父親」，抓住簪子抵在自己頸間道：「我與公子情投意合，昔日的甜言蜜語，莫非都不算數了。」

啥！他們竟是這般關係？章瑜婷直盯著寧承遠，想從他身上得到答案。

他從不做無謂的解釋，更別說是為這種無聊指控，但看笨章魚竟相信了，他不爽，兩指彈上她的額頭，怒道：「假的。」

「假的？」哦，對啊、肯定是假的，如果是真的何必搞賣身葬父這齣……她猛點頭後道：「快掩住鼻口，她身上有同歡。」

同歡是價格昂貴的迷藥、春藥，一般青樓是不會用的，而這女子都有錢買藥，哪會缺五兩銀子葬父，想來連賣身葬父都是假的，真的是要藉故接近這位少年。

女子飛快湊到寧承遠身旁，準備拋出香包，但他身手矯健，抱起章瑜婷一個旋身、險險避開香包。

眼看香包沒有擊中對方，女子心念起、手揮過，簪子劃上章瑜婷右臉，重重一下，她的皮肉翻了。

寧承遠大怒，將女子踢飛，他的力氣精準，女子劃出一道弧線落在「父親」身上，沒有損傷，卻結束這齣鬧劇。

他看著懷中小姑娘血流滿面，道：「我馬上帶妳回濟生堂。」

她伸手摸臉，摸到黏呼呼的血液，下意識攤開掌心，發現上頭的黑霧全都消失了，鬆口氣，道：「沒事，我自己上藥就行。」

若是回濟生堂，讓師兄們發現她又受傷，定會把她罵得狗血淋頭。

「學幾天醫術，就當自己真是大夫了？」寧承遠很少對人發脾氣的，可這會兒，他急了、凶了。

「我真沒事。」章瑜婷強調。

這時街道那頭傳來聲音——

「七弟怎麼了，需要二哥幫手嗎？」

聽到聲音，寧承遠直覺將小姑娘護在身後。

七弟、二哥？來的是親戚啊，既然有人要幫忙，那就沒她的事啦！

章瑜婷一笑，趁寧承遠和對方周旋之際，丟下一句「山水有相逢」，然後溜了……

不知道從什麼開始，一踏入章家大門，章瑜婷的笑容就會被冷漠取代，她的冷漠和戒備不是刻意養出來的習慣，而是自然而然。

章家帶給她的壓抑，直達骨髓。

「家」帶給人的，不該是這種感覺，回到家的反應，也不該是她這般，顯見她心底早就沒把這裡當成家。

章家是葫蘆巷裡最大的一間，京城地貴，章政華官小，卻有本錢買下五進的大宅院，靠的是妻子的本事。

章府住的人不多，老夫人、章政華夫妻倆、兩個姨娘和嫡、庶女，共八人。

在章政華未考上進士之前，章家也就一個破落商戶，掙的錢只夠糊口。

他的妻子方若君也出生商家，差別在於方家長輩兄弟多、兒女也多，人多力量大，攢銀子的本事比起章家勝了不止一籌。

方氏貌美、性子溫和，再加上從小耳濡目染，自有一身做生意的本事，因此進門後，老夫人便把中饋交到方氏手上。

許是方氏真有那麼點兒幫夫運，她進門後，章家生意越做越好，田畝宅院一間間買，章政華更是從府院試、鄉試，一路過關斬將。

章老夫人對自己挑的媳婦再滿意不過，直到子嗣上頭出了問題。

方氏懷第一胎時，因勞碌小產，傷了身子，大夫道日後孕事上怕是困難，偏偏章政華是家中獨子，子嗣非常重要，因此兒媳婦小月子還沒坐完，章老夫人就將身邊的丫頭雅清開臉，成了陳姨娘。

方氏很傷心卻無力反對，便是娘家爹娘，也認為此事章家並無缺失。

為了在章家擁有地位與價值，對於章家的生意，方氏更加上心了，她忙得無暇調理身子，即使又累又虧仍咬緊牙關，逼自己做到最好。

然而章正華給她的回報是，又納了一個妾：柳氏。

說起柳姨娘，話就長了。

柳姨娘的父親是個屢試不中的秀才，也是章政華的啟蒙恩師，在父親教導下，柳氏能文識字，勉強稱得上才女。

柳氏和哥哥以及章政華一起跟著柳秀才讀書，兩人在懵懂歲月中建立起青梅竹馬情誼，只是柳秀才哪看得上章政華？章家無恆產，又是孤兒寡母，疼愛女兒的柳秀才，怎樣也不考慮章家。

但柳秀才子女運差，便是費盡心思教導兒子還是越長越歪，他不學無術、偷雞摸狗、吃喝嫖賭，還欠下一屁股賭債，賭坊打手上門，要拉走女兒抵債，柳秀才哪肯？推搡間，後腦撞到石頭，人便不好了，臨終前不敢指望兒子，只能將女兒託付給章政華。

當時章政華已與方家議親，擇定日子迎娶，只好在外頭置屋照顧師妹。一邊是只認得數字的庸俗商家女，一邊是紅袖添香的溫柔小師妹，方氏未入家門，章政華心頭的天平早早斜了邊。

柳氏需守孝三年，卻表明態度，三年後願以妾室之禮進章家大門。本就是郎有情、妾有意，章政華豈有不願？他甚至對於只能給小師妹姨娘身分一事，深感抱歉。

在章政華通過鄉試，而方氏躺在床上，哀悼來不及長大的兒子那夜，章政華與柳氏等不了三年孝期過去，有了苟且之事。

等他通過會試、殿試、成為二甲進士，瓊林宴剛落幕，他便心急地把柳氏帶回家。看著郎才女貌一對璧人，方氏突然覺得自己的努力成了笑話。

然而丈夫的溫柔小意，讓方氏將委屈全數吞下，許是驕傲或不服輸，明知道身子不行，懷孕於自己並非好事，她還是服藥努力。

不多久，一妻二妾全懷上孩子。

全家人都看重方氏這胎，再怎麼說，嫡子總比庶子來得尊貴，然而方氏底子弱，懷孕過程七災八難，好不容易順產，卻生下個體弱女兒，若非陳姨娘和柳姨娘在幾個月後也陸續生下女兒，章家怕是再無方氏母女立足之地。

只是女兒出生後，方氏身子越發羸弱，一年到頭屋子盡是藥味兒。

自那之後，十年了，章家再無新生兒出世。

章瑜婷是嫡長女，二姑娘章美婷是陳姨娘所出，三姑娘章歡婷則出自柳姨娘，三個女兒三個娘，各家女兒各娘疼。

方氏嫁妝豐厚，再加上掌理中饋，因此對女兒有求必應、萬般寵愛，養得她驕縱任性，因此不得祖母與父親疼愛。

陳姨娘長相不優、出身不高，丈夫面前也不討喜，當她的女兒無疑是最可憐的，可是章美婷有張討巧的嘴巴，善於討好及挑撥，因此過得還算順風順水。

而柳姨娘既是章政華的真愛，章歡婷自然也最得父親寵愛。

章瑜婷回到自己院子，看見姑娘回來，婢女白芷、白芍連忙迎上前。

「姑娘，您的臉怎麼受傷了！」白芍驚嚇，完蛋了，要是讓夫人知道還得了？

「噓！」章瑜婷手指往她嘴唇一壓，把白芍接下來的話壓回去。

「奴婢去給姑娘拿藥。」白芷不似白芍般大驚小怪，這不是姑娘第一次受傷，但姑娘傷口天生復原快，而且還有溫大夫給夫人的藥，那藥可好用了。

「回來！」章瑜婷拉住白芷，低聲道：「別讓夫人知道，妳們守著門，誰也不能進，懂嗎？」

白芷、白芍同時點頭，二話不說，站在門口兩邊，門神似的，雖然姑娘這半年來不像過去那麼暴躁，很久沒打人罵人了，但積威甚重，她們明白聽話才是重點。進屋、鎖門，章瑜婷從脖子處拉出金鍊子，鍊子下頭墜著一個小小的白玉葫蘆，雕刻異常精緻——這是半年前撿到的寶物。

方氏的身子一直不爽利，那時溫梓恆說要一種少見的藥材藍紫草入藥，章瑜婷的脾氣雖然驕縱、人見人厭，但對母親的孝心再真實不過，讓她用性命去換娘親的，

她會毫不猶豫點頭，所以一心想著要找到藥材。

只是她年幼無知，以為上山就能找到，因此趁著師父不注意，拿出銀錠子，買通了濟生堂賣藥的採藥人，讓他領自己入山。

結果危機重重，碰到蛇、遇到野豬，若非採藥人警覺，說不定她早成了野獸腹中餐。

但她也並非全無所獲，玉瓶就是在那時撿到的，晶瑩剔透的玉瓶讓她愛不釋手。最後採藥人送她回濟生堂，她被急得生病的母親狠狠抱在懷裡，父親大怒、罰她跪祠堂，母親卻拖著病體陪她。

也同是在那一天，章瑜婷看見母親和白芍、白芷額頭上的黑霧。

她下意識碰觸，咻地，黑霧被收進掌心，不論洗或搥，都弄不掉上頭汗漬。

最終，白芍、白芷躲過弄丟主子挨罰的楣運，而方氏睡一覺後，病全沒了，至於章瑜婷卻摔個大跟頭，膝蓋磨破、腳踝扭傷，大師兄判定她得在床上待上十幾天。只是在摔倒同時，她掌心的黑霧消失，懷中玉瓶卻發出震動。

等到剩自己一個人時，她打開玉瓶，從裡頭倒出兩、三滴晶瑩剔透的液體。

她十歲，很清楚不能把什麼東西都往嘴巴塞，但漿液散發出的甜香，讓她控制不住想吃的慾望。

她喝掉了，喝完覺得不夠，再拿茶水涮涮杯子，喝個乾淨透澈。

緊接著，詭異的事情發生，腳踝、膝蓋不疼了，還微微發癢，她拉高褲腳，親眼見證傷口以肉眼看得到的速度快速復原中。

更教人驚嚇的是，轟轟兩聲，她的腦袋好像被什麼東西給劈開，那種感覺很難形容，是茅塞頓開嗎？她不曉得，就是感覺彷彿堵塞的鼻子突然間暢通了，那種舒暢感，讓她感到無比愉悅，只是午夜夢迴間，想起過去的自己，覺得……好蠢、好丟臉。

那次的際遇太特殊，特殊到她不敢相信，因此在接下來的日子裡，她到處尋找額頭有黑霧的人，把他們的黑霧收進掌心。

沒有一次例外，收下黑霧、玉瓶震動，不久她就會摔了、疼了、病了，喝下玉瓶裡的漿液，傷口復原、疾病痊癒、腦袋清明……

某天，白芷悄聲對白芍說：「姑娘的泡澡水上經常浮著一層薄薄的黑沫，不知道是什麼？」

章瑜婷嚇到了，兩人的悄悄話，她竟然聽得一清二楚。

又某天，白芍道：「姑娘的頭髮變得又黑、又亮、又多，是不是溫大夫給咱們姑娘開小灶？」

師父親手做的藥膳……香啊。

想到這兒，章瑜婷又嚇到了，因為她真的聞到母親院子裡飄出的藥膳香。

她發現自己的五感變得比過去敏銳，皮膚變白，臉龐變得光滑細嫩還發出淡淡的紅暈，她學習的能力，似乎也越來越……高強，記憶力越來越好，更能夠舉一反三。

所以她想，玉瓶漿不僅是好吃的糖水，還有比藥材更驚人的功效，如果把玉瓶漿

給母親喝下，母親的身子會不會好起來？

從那之後，她開始提筆做記錄，在紙上寫下被收取黑霧者的姓名，再將黑霧的濃淺多寡分成一到十個等級，並記錄下之後碰到的倒楣事，以及每次收獲的玉瓶漿。她也曾用清水兌玉瓶漿澆灌植物，快死的花經過一夜便恢復原貌，而柳姨娘那隻病得厲害的白貓，喝過她兌過清水的玉瓶漿，很快便恢復活力。

試過植物、試過動物，也確定她自己飲了玉瓶漿後並沒有任何不適之處，她便在受了風寒的白芷身上測試，令人雀躍的是，原本病著的白芷喝過漿液後，隔天就不燒了。

當然她也曾坐視不理某些人額上的黑霧，並在暗中觀察。

漸漸地，她發現凡是額頭出現黑霧之人，必會發生不幸之事，然而她將黑霧收下，對方就能平安無事，而楣運將由她代領。

抓準規則、確定功效後，章瑜婷下一步要做的，就是悄悄讓母親把玉瓶漿喝下，然而老天爺像在同她作對似的，每回偷偷加入玉瓶漿的茶水、藥湯，總是陰錯陽差地灑了，或入了別人的口。

瑜婷拿出水晶杯，把玉瓶漿往裡倒，她必須確定裡面有多少量、再做好紀錄。只是倒著倒著……她手抖了，因為這次不是三、五滴，而是……她眼睜睜看著小小的瓶身竟倒出小半杯的漿液。

不可能啊，玉瓶根本裝不下那麼多！

發好一會兒呆後，她尋來一只瓷瓶，將玉瓶漿慢慢注入、栓緊，最後才伸出指頭沾點漿液，敷在傷口處。

和過去一樣，清涼感從傷口處向內滲入，緊接著外翻皮肉癒合，新生的粉紅色肌膚慢慢長出，與原來的皮膚顏色稍有不同，但再過兩天就會全好。

放下鏡子，拿起小冊子細閱，她輕咬指尖，過去的經驗教會她，收的黑霧越濃，倒的楣就越大，但收獲的玉瓶漿就越多。

可是今天從那個少年身上收下的黑霧等級只有五，為什麼能倒出那麼多玉瓶漿，問題出在哪裡？

她細細讀過每個人姓名，認真回想推敲，差別是什麼。

性別？不對。

年紀？不對。

那會是……身分嗎？

「姑娘，二姑娘來了。」

章美婷來了？瑜婷冷冷一笑，眼底滿是嘲諷，人人誇章美婷溫柔乖巧，以前蠢昧的自己也如此認為，當了乖乖女多年的棋子，卻不自知。

將玉瓶掛回脖子上，納入衣內，再將水晶杯和瓷瓶收妥，她才說：「請二姑娘進來。」

「是。」

章美婷進屋，看見章瑜婷立刻露出溫柔笑臉，但下一刻，她輕呼一聲，輕觸章瑜婷臉頰傷痕，滿懷關心問：「姊姊這是怎麼了？撞到了嗎？」

「沒事，師父給了我藥膏，待會兒上過藥，很快就會好。」

「那藥管用嗎？女孩子家的容貌再重要不過，得仔細啊。」

「沒事的，我師父可是百姓口中的神醫，他的藥膏自然有用。」

「那就好。」章美婷嘴上這樣說，眉心卻透出兩分懊惱。

真可惜，大姊姊若就此毀容，多好？姊妹三人都像自家娘親，大姊姊嬌麗，三妹妹清妍，而她眉眼鼻唇全肖了自家娘親，平庸無比。

容貌是女子的本錢，她的本錢遠遠不如姊姊、妹妹，嫡母寵姊姊、爹爹疼妹妹，只有夾在中間的她，姥姥不親、爹爹不愛，任她再會巴結，也沒人肯高看。

「二妹妹過來找我，有事？」

「有點事，我想應該讓姊姊知道，免得到時候……姊姊反應過激。」

章瑜婷心中冷笑，章美婷特地跑來說這句話，分明就是認為她是個沒腦袋的蠢貨，想讓她像以前一樣，遇事就激動得胡鬧，害自己去跪祠堂。

若是過去的她，話聽到這裡，定要抓緊章美婷問：「什麼事、快告訴我？」

然後聽完二妹妹加油添醋的說詞，她就會跳起來、大鬧特鬧，直鬧到祖母父親跟前，最後的最後，不是跪祠堂，就是害得母親與父親大吵一架。

可惜她現在沒那麼傻了，她把二妹妹的惱怒、嫉妒、竊喜看得一清二楚。

章瑜婷於是沒接話，靜靜地笑望妹妹。

「大姊姊不想知道什麼事嗎？」章美婷臉上有些猶豫、有點勉強，彷彿是一件很難啟齒的事。

「反正早晚都要知道，妳說不說都無妨。」

章美婷因她的反應不如預期，臉色微變，但很快地又做出一張可憐委屈的神情，

「大姊姊，昨天我在祖母那裡聽到一個消息。」

她二度停下，等待章瑜婷的反應。

但還是一樣，章瑜婷半句不說，端起杯子慢慢喝茶。

聞著空氣中散發的淡淡甜香，章美婷誤會了，以為那是嫡母單獨留給大姊姊的好茶，旁人沒分兒，卻不知那味道是從章瑜婷臉上發出的。

想到所有好處自己都沾不上，她更加嫉妒，一口氣道：「大夫診出柳姨娘懷的是男胎，祖母決定等弟弟生下之後，就抬柳姨娘作平妻。」

從此，姊姊和妹妹都是嫡女，整個家裡，只有她一個卑下的庶女。

章瑜婷臉色微變，她深吸氣，卻依舊不言語。

章美婷注意到她的變化，心底冷笑，這是硬憋著吧，行！儘管憋，待憋不住爆發出來……不知道這回會是怎麼個鬧法？

第二章 認清父親的無情

章瑜婷確實生氣，但生氣的原因並非章美婷想像那樣。

她憤怒的是柳姨娘的心計！

她不信大夫會診不出男女，非要等到九個月才診出？她這是藏著底牌呢。

打從確定懷孕後，柳姨娘不時昏倒，老是吃不下、睡不香，在父親跟前向來堅強不哭的柳姨娘，這回有孕時不時哭得不能自己。

她哭道：「妾身明白為老爺開枝散葉是本分，但妾身心疼孩子啊，心疼他們打出生起就低人一等，妾身可以不計較名分，可是每每想起歡兒被大姑娘欺侮得淚眼婆娑，妾身不忍心吶。」

她哭道：「妾身無意與夫人相爭，妾身不求富貴名分，只求再生下個女兒，日後尋個小戶，作為正室出嫁便罷。」

她哭道：「當初妾身進章家大門，求的從來不是子嗣豐富，只求與老爺琴瑟和鳴、一生相伴，哪知這一決定，竟會教孩子們委屈受苦。」

這麼一份死心塌地的愛情，多麼教人動容。

人家求的不是一生富貴，而是永世相隨；人家沒想過要子女孝順，沒想過與嫡妻相爭，偏偏嫡女不大氣、處處欺凌，她受委屈便罷，怎捨得子女跟著委屈？

章政華本就對柳姨娘充滿愧疚，日日見心愛女子有孕在身，卻如此哀傷委屈，心底愧意更甚，一個月、兩個月……一路加油添醋下來，她終於熬到父親、祖母鬆口，這不，一鬆口，立刻診出來她要生兒子啦。

章美婷沒想錯，若是過去，她定要大鬧一場，但如今認真想想，她能拿來當藉口的不過是一句「寵妾滅妻、有礙父親前程」罷了。

她再會鬧，最好的結果頂多是把兒子記到母親名下，但依父親對柳氏的寵愛，豈真能奪她兒子，放到母親膝下教養？

十年、二十年，被柳氏教養長大的孩子，對嫡母又能有幾分尊重？不過又是替他人做嫁衣裳。

替他人做嫁衣裳啊……緩緩地，章瑜婷吐氣、皺起眉心。

章瑜婷帶著白芍往母親的綺君院走，未進屋就聽見父親冷酷的話語，她停下腳步，在門外默默聽著。

「今日我並非與夫人討論，而是告知，此事母親已經點頭，誰都不能反對。」章政華口氣決絕。

「既然如此，告知與否重要嗎？」方氏苦笑，還以為心死了便不會痛，沒想到即便不痛，還是會受傷、會憤怒。

「平妻之禮，還望夫人盡心操持。」章政華語氣冷冷。

聽見此話，章瑜婷握緊拳頭，眼底寒意更深。

方氏澀聲道：「如果我不呢？」

「身為正室，為章家開枝散葉本就是妳的責任，然嫁入章家十餘年，夫人始終盡不了職責，今日柳氏為妳代勞，難道不該心生感激。」

「心生感激？老爺這話說得可真……」方氏講不下去，濃濃的失望浮上眼底。當年若非敵手針對，她哪會竭盡心力為章家鋪子挽回頹勢，又怎會因為過度疲憊，以至於失去腹中孩兒？他全然忘記了嗎？如今竟讓她對一個妾室心生感激，多麼諷刺！

「夫人挑個時間去一趟寺院，讓師父尋個好日子，把平妻禮給辦了。」不等方氏點頭，章政華袖子一甩，往外走去。

他敢這麼理直氣壯，是因為太清楚方氏脾氣，她於經商上頭雖能幹精明、半分不

讓，但從小到大的教養，讓她在面對夫婿時，即便再委屈也會選擇低頭順從。何況無子本就是方氏最大的罩門，生為女人，無法為丈夫繁衍子嗣，便是再有理也是無理，再有本事也得低頭。而且日後章瑜婷出嫁，能倚仗的就是柳氏腹中孩子，方氏寵愛章瑜婷，為日後著想，她必須低這個頭。

因此明知自己言語惡劣，他依舊自信她會悉心盡力。

但章政華沒想到會碰到章瑜婷，瞬間臉色微沉，她聽見了？這下子她又要大鬧一場吧……

瑜兒容貌肖極方氏，三個女兒當中，她長得最漂亮，出生那會兒瘦弱得像隻貓咪，但越長越是可愛，讓初為人父的他忍不住驕傲。

對於這孩子，他曾疼過寵過，也曾抱在膝上，教她一字一句背著三字經，若不是後來讓方氏寵得無法無天、長歪了性子，他哪會不待見她？

章瑜婷靜靜望著父親，清澈的目光裡，有著不符合年紀的沉穩。

過去她總是為了爭寵與庶妹鬧起來，一隻刺蝟和一朵小白花，在父親眼裡，戰端未起，輸贏已定。

是她傻，傻到以為讓章歡婷不舒服，自己便舒服了，殊不知一次次下來，她沒有舒服，卻讓驕縱任性的惡名四處傳揚。

而今……是茅塞頓開，她終究是看明白了，她明白不屬於自己的東西，就算想盡辦法爭到手中，也不會長久。

不屬於自己的父親，就算了吧，爭來做什麼呢？

「向父親請安。」瑜婷屈膝為禮，淡淡笑意掛在嘴角，眼底卻疏離而冷淡。

見女兒不發作，章政華反倒難受了。

不是他犯賤，非要被女兒破口大罵，而是因為明白。

在官場上見識過的人多了，天天在陰謀詭計當中打滾，女兒那點兒小心思，他自然看得一清二楚。

她鬧，不過是想讓身為父親的自己多關愛幾分，但現在……仔細回想，她似乎已經乖順得太久，久到讓他感覺若有所失，她不在乎他的關愛了嗎？

在莫名的矛盾、莫名的堵心下，這讓他失望，他有氣需要發洩。

章政華厲聲道：「誰允許妳在這裡偷聽？」

偷聽？哼！欲加之罪何患無詞，果真是個「好父親」。

章瑜婷心中不屑這個敢說出無恥要求，卻還反過來指責別人的男人，卻只是輕聲道：「女兒錯了，只是父親與母親說話，女兒不好進屋，只能在此處候著。」

章政華當然知道是自己無理取鬧，只是見女兒並未因此而憤怒，她仍然低眉順眼，態度平和，令他心頭更不是滋味。

「妳年紀大了，有事沒事別總來勞煩母親，應與姊妹多相處。」

這訓誡……是沒話找話說吧？單純想要指責，想彰顯身為父親的權威？

章瑜婷在微笑間不斷告訴自己，只要不在乎，對方的喜怒哀樂便影響不了自己。

過去她為父親的偏心憤怒，為父親的責備躲在棉被裡頭痛哭，為了想得到父親一個笑顏、一句誇獎，竭盡所能地討好，可結果如何？她爭到了、得到了？從來都

沒有。

她再也不要傻氣，再也不要做無用功，只要學會不在乎，就什麼事都沒有。

「父親說得是。」她又低頭應和，乖巧得讓人挑不出錯。

對於女兒的聽話，章政華應該高興的，但那麼明顯的敷衍，他怎會感受不到？帶著說不出口的狼狽，他挺直背脊，輕咳兩聲說：「好生與妳母親學學，身為女子就該遵守三從四德，否則日後出嫁，會丟盡娘家顏面。」

這種話任何女人都無法辯駁，彷彿女人打從出生那刻起，一輩子就是為了男人而活，用壓抑自己、束縛自己、逼迫自己，來讓男人過得愜意。

不過，很抱歉，她不同意。

章瑜婷臉上的笑意半分未減，「是的、父親。」

她的婉順，讓章政華覺得像一個拳頭打在棉花上，心頭憋得更厲害，只是這會兒再有多多的訓斥也說不出口，他最終只能甩袖離去。

目送父親離開，她輕咬銀牙，吞下不該存在的委屈，走進母親屋裡。

屋裡沒留人伺候，章瑜婷凝望著背對自己的母親，見母親不斷深吸氣、深吐氣，極力壓抑自己的哀傷與委屈……她心酸了。

母親從不在人前表現憤怒不滿，從不讓人看見她對父親的怨恨，可不就是因為這樣，才會積鬱成疾？她用自傷來圓滿父親的慾望，憑什麼呀！

「娘。」

聽見女兒的聲音，方氏轉頭之際，已經換上一張笑臉，她起身拉女兒，笑道：「娘給妳留了四喜齋的點心，來嚐嚐。」

這麼難受，還要假裝無事嗎？

心酸得更猛，伸手抱住母親，把頭埋進她懷裡，章瑜婷輕聲道：「沒關係的，爹不疼您、瑜兒疼您。」

聞言、方氏一怔。

她不哭的，她精明能幹堅強，她從不對人示弱，但女兒一句話，讓她來不及收妥的酸澀化為盈眶淚水。

仰高下巴，方氏把眼淚逼回去，捧起女兒的臉，執意笑得燦爛，「傻瑜兒，誰說妳爹不疼娘？妳爹對娘可好了，妳別胡思亂想……」

章瑜婷咬緊下唇，倔強地迎上母親視線，「父親的話，我全聽見了，其實娘心裡明白的，對不？」

「妳在說什麼？娘又明白什麼？」言語間，方氏透出幾分慌亂。

「明白柳姨娘才是父親心尖上的人，明白比起正妻元配，父親更看重青梅竹馬，更想把自己的心、感情、財富，一切一切全數給柳氏。」

說好不被影響的，實際上她還是被影響、被傷害了，那個還會在乎父愛的小女孩，依舊存在。

「哪有這回事，柳姨娘不過是以此事人，妳爹心裡清楚的很，要不他怎會把章家的中饋和營生全交給娘，而不是柳姨娘？這恰恰證明妳爹心裡有分寸，明白妻妾不同，明白更該看重誰。」方氏說著她從小到大被教育的道理，也是她用來說服

自己的理由。

「娘當真認為這叫看重？而不是利用、不是為他人做嫁衣裳？」她忿忿不平。方氏震驚，其實這樣的念頭……曾經在腦海中一閃而過，只是她很快地、很用力地死死將念頭按捺下去。

「不是的——」她試著反駁。

章瑜婷截住話，「瑜兒不懂，娘這樣有本事，即便離開章家，必也能過得暢快恣意，何必為別人賺錢、為別人持家，讓別人三妻四妾過得順心遂意，卻令自己如此委屈？」

「那不是別人，是妳爹啊，是娘要依靠一輩子的男人。」不管失望與否，從大紅花轎扛進章家大門那刻，她再沒有回頭路。

傻！分明是爹在依靠娘，方能養尊處優，怎是娘在依靠爹？

試問一個七品小縣官能有多少俸祿？能穿得起一兩一尺的雲錦？能在上品樓用一桌動輒幾十兩的席面，與同僚打交道？

章瑜婷直接抓住她的語病，「所以娘也承認自己委屈了？」

「不承認！娘的相公是個官，娘主持中饋、掌理家計，京中多少婦人羨慕娘能夠掌權，她們在丈夫婆婆的欺壓下，只能忍氣吞聲。」她堅持自己的信念。

拜託，她們忍氣吞聲是因為需要依附丈夫才能生存，娘和她們是一樣的嗎？何況……

「娘沒有忍氣吞聲？祖母以無子為由，對您酸言酸語、予取予求，而父親的話句句戳人心窩，難道娘過耳便忘？昔日娘為章家失去嫡親長子，今日父親卻要您為柳氏腹中胎兒心生感激？」

複述著父親的話，章瑜婷為母親心痛得很，曾經她有多愛父親，現在就有多怨恨。

「終歸是我的錯，是我不能為章家開枝散葉。」倘若她的兒子還在，她就有底氣高傲，就敢反抗丈夫的自以為是，可是她的兒子……

「不是您的錯，是章家對不起您，您為章家勞心勞力，父親非但不體恤反而——」方氏搖頭打斷她，「夠了，娘能忍。」

「憑什麼要忍？為什麼要忍？娘，我問您，您辛苦勤勉為章家操持得到什麼？祖母的疼惜？並沒有；父親的愛重？也沒有。娘，您認真想想，我終究要出嫁，倘若我運氣不好、嫁差了，無法成為母親的依仗。請問年老的您，會被怎生對待？難道您真相信，柳姨娘的兒子會孝順您，還是相信他會成為我的助力？」

方氏怔住，是啊，她相信，相信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相信……

她緊握母親雙手，「娘，您不屑與柳姨娘為敵，可柳姨娘若不是視您為敵，為什麼父親在您屋裡時，總能尋事把父親喚走？為什麼她總在父親耳邊挑撥，讓父親對您發難？一個拿您當敵人的女子，她的兒子又怎會成為您女兒的娘家助力？」方氏掙脫女兒的手，試著理智、試著不被情感影響。

「柳氏不喜我，是因為我握住的東西太多，所以忌憚、嫉妒，待瑜兒出嫁，娘便讓出一切，從此青燈古佛。當娘再不是威脅，她自然不會視我為敵，自然要善待出嫁的姑奶奶，終究妳父親還是重視名聲的。」

「公平嗎？您辛苦一輩子，只求換得一處安身佛堂？我真的不懂啊，為什麼母親要拖著病體，竭盡心力讓這個家順利運轉，讓所有人吃香喝辣，而您卻只能吞下委屈，還要假裝自己不委屈？」

這不是替他人作嫁，什麼叫做替他人作嫁？章瑜婷真的很想摔東西，只是……她明白，發脾氣於事無益，只會讓狀況越糟。

方氏無法回應女兒的質問，只能凝肅面容，握住女兒肩膀，認真道：「瑜兒，妳聽娘說——不管娘再有本事，都無法改變事實，事實是，娘膝下無子；事實是，章家需要傳宗接代；事實是，柳氏若能產下兒子，確是章家功臣。妳父親是一家之主，他有再多的不好，妳身上都流著他的血，妳姓章，必須站在章家的立場考量，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妳爹有他的難處。」

「父親有他的難處，您沒有？憑什麼他有權拿他的難處來壓迫您，您卻只能吞下自己的難過？」章瑜婷忍不住拉高了聲音。

「夠了，這種不孝的話，一句都別說。」

「不夠。」她激動地緊握母親的手，「娘，和離吧，是章家虧待您，您不需要厚待章家，外面的世界更好更美，您不是一般女子，您絕對可以走出去。」

和離……嗎？她不認為自己能頂得住那些風言風語，何況和離了，她的瑜兒怎麼辦？

「傻孩子，有個和離的母親，妳的親事不會順利，再說了，妳姓章，章家不會讓妳跟著娘，妳性子單純，沒有美婷的城府、又學不來歡婷的討巧，到時候，娘不在誰來保護妳？妳只能孤軍奮鬥了。」

說到底，娘所有考量全是為了她這個女兒？

「我情願孤軍奮鬥，也不想娘被禁錮在這個牢籠。」她的口氣無比篤定。

對，她就是個自私鬼，她從不想幫人、不想替人承擔惡運，她幫了、承擔了，只是為了得到更多的玉瓶漿。但是這麼自私的她，無法看著母親為她一輩子陪葬啊！

聞言，方氏紅了眼圈，撫摸女兒烏黑滑順的頭髮。

不管旁人怎樣批評，她都認定瑜兒是世間最好的孩子。

「就算章家真的是牢籠，為瑜兒，娘心甘情願被禁錮。」

「我不要娘的心甘情願，我要娘快樂。」

「只要能在瑜兒身邊，娘就會快樂。」

才怪……章瑜婷在心底反對著，可是方氏的目光那樣堅定、固執。

章瑜婷垂下眉睫。倘若終究無法說服，倘若母親非要在章家待上一輩子，那麼娘需要一個兒子！

舉壺，倒一杯茶水，她不要遮遮掩掩了，直接從懷裡掏出瓷瓶，往茶裡倒進兩滴玉瓶漿。

「這是女兒做出來的藥，我試過了，於身子有益，娘敢試試嗎？」

「瑜兒做的東西，娘有什麼不敢嚐的？」方氏笑道，她很高興女兒沒有繼續糾結和離之事，一口氣將茶水喝完，只覺得芬芳馥郁、齒頰生津，身子升起一股暖

意……

寧承遠輕輕撥弄鉢裡的珍珠，珠子碰撞的清脆聲響，讓他想起小章魚。

她戴了副南珠耳環，品相不差、是萬珍坊出來的，價值千兩，她的髮箍也是珍珠串成的，一樣出自萬珍坊。

能買得起萬珍坊的首飾，家資必定豐厚，若她沒說謊，父親確實是當官的，這樣的家世怎會讓她拜在溫梓恆門下？

身為女子最重名聲，像她整天在男人堆裡混，哪來的名聲？

抓起幾顆珍珠，圓滾滾的珠子在掌心滾動，這些是南方剛送上來的，每顆都有鴿子蛋大小，是難得一見的珍品……如果串起來戴在小章魚身上，會不會變成得道高僧？

想到她脖子戴上這麼一串，他忍不住揚眉輕笑，可惜笑容沒有維持太久，當目光落在澆了火漆的信封上頭時，凝結。

三年前，有人看不慣他在北疆過得太舒服，便說動上頭令他前往楠州平亂，那時他才十四歲，就背上將軍名頭，而到了楠州，他面對的是一群不服自己的老將官、一場難以打勝的戰役，那景況擺明不是讓他去辦差，而是讓他去送命。

他足足走了三年，他的赫赫戰功、他忠心耿耿的下屬……都是用身上一道道傷痕換來的，然而這時又一道聖旨命他回京。

他想盡辦法避開麻煩、表明心跡，他一再明示暗示，表明對豐厚家業不感興趣，哪裡曉得他不惹事、事情非要惹到他頭上。

他才回來多久，結交的，明裡討好、暗中使壞的，跟蹤的，安插眼線的……沒有一天消停，讓他想著，要不再尋個理由出京？

那些人招惹他的原因怕是他在楠州立下的彪炳功業，已經令人心生不安，非要把他放在眼皮子底下盯著了吧。

所以呢？等著挨打？

這不是他的作風，也更習慣讓自己立於不敗之地，該是建立勢力的時候了，因此他需要錢，非常非常多的錢。

打開帳冊，短短兩刻鐘，他將帳冊看過一遍。

今年的珍珠，又替他賺進幾十萬兩收益。

楠州是京城官員眼中的化外之地，但經過梁知府的大力改革，楠州不但稻米能一年三熟，又種上大面積的甘蔗和花生。

至於近海土地，土壤含鹽量高，無法種植作物，因此劃出大量鹽田，經過數次蒸曬，製出來的鹽又細又白，不僅能供應全國百姓，還能作為與其他國家談判的籌碼。

而他一面整頓軍紀打壓南蠻，一面與梁知府通力合作，如今的楠州已是一番新氣象。

他的運氣不差，過去三年楠州風調雨順，而他收攏兵權、戰事一帆風順，更幸運

的是還結識一名癡人——白立鯉。

白立鯉是個奇人，當梁知府廣推魚蝦養殖時，他滿腦子想著，若魚蝦能養得活，那麼產珍珠的海蚌是不是也能養？他不只想還親自試驗了，花掉所有身家，卻沒有太大收益，更被周遭的人排斥嘲諷。

所有人都當白立鯉是瘋子，他卻覺得白立鯉的想法有趣，給了對方一筆銀子，讓對方專心研究養殖珠貝。

皇天不負苦心人，白立鯉成功了，他開了萬珍坊，銀子嘩啦啦流進來，而他當初資助白立鯉，能夠坐收紅利，只是……既然要建立勢力、組織暗衛，他需要更多的錢，所以……再開個什麼鋪子好呢？

門板輕叩聲忽然傳來，他淡淡道：「進來。」

穿著一身黑衫的蘇喜進屋，正要跪下回話，寧承遠揮揮手道：「免了，說，探到什麼？」

「小姑娘名叫章瑜婷，父親是七品縣令章政華，母親方氏出身商戶，家中尚有兩名庶妹……」蘇喜將查到的結果，細細報予主子。

「七品芝麻官的俸祿，竟能在葫蘆巷買下五進宅子？那得多貪？」

「這倒沒有，能買下大宅院是方氏的功勞。」

「這話怎麼說？」

「章家祖輩也是經商，外人都道留下大量田地屋產，是個名符其實的富戶，事實上，章老太爺過世得早，章老夫人並不擅長經營，生意上屢屢出錯、賠掉大半家業，再加上供章政華唸書，早就揮霍得差不多。」

「幸好章老夫人為章政華訂下方氏為妻，方氏於經商上頭頗有手段，嫁入章府後，便接中饋，幾年經營下來方有如今這番光景。說穿了，如今的章家是方氏在養著，否則憑著章政華，在京城地界想買個二進宅子都難。」

婦人撐家？所以那丫頭的性子忒了母親，才會這般特立獨行？

寧承遠沉吟著又問：「章政華是個怎樣的人？」

「會唸點書、擅長考試作文章，至於在做官上頭，膽小、平庸、不敢承擔責任，只求無過，不求有功，已經當十年的縣令，想再往上升怕是困難。」

「章瑜婷是他唯一的嫡女，肯定寵上天了吧？」

「這倒沒有。」

「沒有？」

「比起嫡妻，章政華更喜歡姨娘柳氏，愛屋及烏，因此更疼愛三女，他不喜章瑜婷，教養上便也不上心。」

寧承遠猜測道：「於是任由她在外頭玩樂，半點大家閨秀模樣都沒有？」

「稟主子，不完全是這樣子。」

「不然？」

「章瑜婷出生時身子骨羸弱，三歲之前，方氏帶著女兒到處求醫拜佛，京裡大夫都說她長不到十歲，既然活不了，便任由方氏寵著溺著，權當憐惜方氏一場，若非碰到溫大夫，章瑜婷或許早就沒了，可人是活下來了，過去多年的寵溺已讓她

任性驕縱，令長輩不喜。」

任性驕縱？這話過了，小章魚是比較不懂避嫌，但活潑開朗，與人相處融洽，濟生堂裡裡的伙計都挺喜歡那個丫頭，哪裡就任性了？胡扯！

「章府上下無識人之明。」寧承遠輕哼。

蘇喜不懂了，主子爺一下子嫌棄章瑜婷不夠大家閨秀、一下子又道旁人無識人之明，主子到底是喜歡那丫頭還是不喜？

猶豫片刻後，他大起膽子道：「但那丫頭確實膽大妄為，屬下親耳聽見，她竟勸母親與父親和離……」

啥！她居然敢幹這種事，天底下當兒女的，有誰比她更大膽？太……有趣！

寧承遠最喜歡有趣的人，也是因為這樣才讓人去查章瑜婷，如今他對她更感興趣了。

「去，和其他三個輪流守著，把她的事鉅細靡遺一一稟上。」

蘇喜訝異，不是吧，他們是高手啊，竟讓他們去守個丫頭？大材小用啊……

章瑜婷不安，掌心黑霧從沒這麼黑過，不曉得這次得倒多大的楣才能恢復正常，是她太貪心了。

早上向祖母請安時，她發現章美婷、章歡婷額頭都有黑霧，她想也不想直接收下。她並不想幫她們避禍，她非常非常討厭她們，這麼做只是想換取更多玉瓶漿，為母親調理身子。

她們三姊妹之間的關係，彼此心知肚明，妳不喜歡我、我不喜歡妳，她們當中存在的與其說是親情，不如說是競爭關係，從小到大爭寵愛、爭利益、爭名聲……

章美婷清楚她的身分，所以她挑撥離間、製造矛盾，讓自己和章歡婷槓上、鷸蚌相爭，她則習慣當得利的漁翁。而自己便是那隻鷸，伸著長喙看起來氣勢凌人，卻總是被章歡婷那隻蚌箝刮得動彈不得，她屢屢被章美婷算計、被章歡婷壓制，早該學乖的，偏生傻里傻氣的自己次次入套。

將瓷瓶放進荷包，這兩天方氏喝過玉瓶漿後，精神明顯好許多，章瑜婷想，娘持續喝上一段時日，定會恢復健康，到時生下嫡子、鞏固地位，不管是十年、二十年，任柳氏手段用罄，也得不到心心念念的地位。

章瑜婷推門走出，總被打發在外面的白芷、白芍立刻迎上前。

「我去綺君院和母親說話，妳們把屋子守好。」

「是，姑娘。」兩個小丫頭應聲，盡責地站在門口兩側。

白芍、白芷傻傻的容易被騙，有什麼樣的主子就有什麼樣的下人，過去的自己老是被人當槍使，鬧得惡毒性子天下知，不就是傻氣？

章瑜婷心想，若有多餘的玉瓶漿，也讓她們兩個喝一點吧，聰明丫頭使起來順手。她一面朝母親院裡走去，一面想著明天去濟生堂要怎麼拐四師兄同自己打賭。所有師兄當中，四師兄不是最有錢的，卻是最輸不起的，不找他打賭找誰啊？

何況能勝過四師兄，那感覺真是教人神清氣爽吶，誰不知道她家四師兄是公認的

神童，能贏神童一把，何止讓她驕傲？根本就是雀躍、是興奮，是喜不自勝呀！兩年前，章瑜婷為母親的病，求到溫梓恆面前，溫梓恆本不肯收女弟子，她死活都要賴上，知道溫梓恆好酒，便想盡辦法從各處搜羅，還親自學釀酒，最終皇天不負苦心人，她終於成為溫梓恆的小徒弟。

方氏說：「瑜兒的孝順感動溫大夫。」

白景說：「笨章魚的纏功著實厲害。」

墨然卻道：「小章魚聰明，懂得投師父所好。」

不管是哪個理由，她都成為溫家軍一員，有了四個疼愛自己的師兄，這對有姊妹卻無手足之情的她來說，彌足珍貴。

爭執聲突然傳進耳裡，打斷了章瑜婷的思緒，循著聲源望去，她看見章歡婷和章美婷在湖邊說話，說話聲音很大，吵架似的，她直覺想要躲遠免得被火燒到，不料尚未走遠，章歡婷的丫頭已發現她了。

丫鬟快步跑過來，拉住她的衣袖、哽咽道：「大姑娘，您幫幫我們姑娘吧，二姑娘她……」

甩開丫頭，她冷道：「關我什麼事？」

「有的有的，二姑娘誣賴我們姑娘，說您丟的珍珠簪子是我們姑娘偷的，可明明沒有的事，是二姑娘信口雌黃……」

珍珠簪子？她最喜歡、剛剛丟失的那支？

她眼神一冷，「簪子在妳家姑娘手裡？」

「是，但是是姑娘撿到的，不是偷的，奴婢沒有說謊。」

管她是撿還是偷，章瑜婷不想追究，只想將簪子取回，她拋下小丫頭，快步朝湖邊走去，到的時候兩人吵得正凶。

「大姊姊，我沒偷、真的沒偷。」章歡婷哭得一把眼淚一把鼻涕。

「是她偷的，大姊姊，我親眼看見三妹妹把簪子插在頭上，如果是撿的，為什麼不還回去。」章美婷振振有詞。

「我不知道那是大姊姊的東西，我是在綺君院撿到的。」

「就算不知道，撿到東西卻不歸還，反要據為己有？這是哪門子道理。何況在母親院子撿到，當然是大姊姊的，咱們府裡，除大姊姊之外，還有誰戴得起這麼好的簪子。」

章美婷刻意說得很大聲，但章瑜婷一聽就覺這話不對勁，好簪子只有她戴得起，此話傳進父親或祖母耳裡……這是要定娘親苛待庶女的罪名？

「大姊姊，我真沒偷。」章歡婷可憐兮兮道：「妳不要罵我、不要生我的氣好嗎。」

章瑜婷冷笑，又來？一個個全當她還是過去那個傻子，她連開口都沒有，就讓她別罵、別氣？這是想坐實自己欺凌庶妹的形象？

奇怪，這麼拙劣的手段，過去的自己怎會照單全收？

章美婷繼續火上澆油，要逼章瑜婷發怒，「眼皮子淺的東西，妳想要為什麼不直接向大姊姊要，難道大姊姊會不捨得給，情願讓三妹妹來偷？」

章瑜婷笑得越發冷冽，過去章美婷常用這話來空手套白狼，為彰顯大方，她還真

的捨了不少好東西出去，不過這回……她就是不捨得。

伸手，她淡聲道：「還我吧。」

不生氣？怎麼可能？章美婷皺眉。

已經好幾個月了，大姊姊總是避著她們，幾次求見，不是不見客就是不在家，刻意躲避，大姊姊對她們避而不見，倒是讓章歡婷得意，沒人諷刺修理，日子過得順風順水，而自己沒機會挑撥離間，從中謀得好處。

幸好她眼尖，發現章歡婷戴著大姊姊的珍珠簪，自然要好好利用，掀起一陣波瀾！

「大姊姊，這簪子可不可以……」章歡婷把二姊的話給當真了，想要索取。

「不可以。」章瑜婷懶得同她周旋，動手就要從她頭上抽走簪子，沒想章歡婷竟然偏頭避開。

她膽子肥了？章瑜婷臉色一沉。

沒錯，章歡婷膽子確實肥了，因為章老夫人說，等弟弟出生，就要抬柳姨娘為平妻，到時她和大姊姊都是嫡女，誰也不矮誰一等。

章歡婷委委屈屈地說：「大姊姊，我很喜歡。」

誰不喜歡呢？她也愛極那些圓潤、帶著淡淡光暈的珠子呀，章瑜婷微笑道：「讓爹爹給妳買去，這是我的。」

「可是……就很難買呀。」章歡婷絞著手帕，無辜地咬住下唇。

章瑜婷同意她這句話，萬珍坊的飾品不易得，排隊的人多著呢，且就算排隊也不見得能夠買到，因為插隊的高官滿街跑。

但是，很難買不代表可以搶她的！

「大姊姊就疼妹妹一回吧。」章歡婷繼續懇求。

「還我。」她笑著，只是態度堅定地伸出手。

就在這個時候，章美婷趁機動手，她將章瑜婷朝三妹推去，幸而章瑜婷六感敏銳，風聲剛至，她下意識側過身。

匆促間章美婷轉換對象，一把推向章歡婷，她沒站穩整個人往後仰倒，撲通一聲，掉進水塘。

在丫頭的驚呼聲中，章瑜婷恍然大悟，原來她們的黑霧應在這裡，可她已經收下黑霧了，所以章歡婷應該不會出大事。

既然如此，她可以不理。

只是雖然心知肚明章歡婷會平安，可看著她在湖中撲騰不已，章瑜婷心底終究……一撇嘴，她跳水救人。

她會泅水，是二師兄教的，但章歡婷的身量不比她小多少，再加上遇水心急、手腳亂抓，好幾次把她壓進水裡，害得她接連吃水。

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章瑜婷終於把昏迷的妹妹推上岸，自己狼狽不已，氣喘吁吁地爬上岸，她力氣耗盡，只能趴在岸邊大口大口喘氣。

覷一眼四周，闖禍者早就趁亂溜掉，而章歡婷的丫頭哭著到處找人幫忙，池塘邊除了她們再無旁人。

無奈呀，她沒力氣移動，更沒力氣拖著章歡婷走，只好繼續待在湖邊。

在章瑜婷緩過氣、終於能爬起來時，就見有個丫鬟領著父親和幾名老嫗跑來，她正準備解釋，誰知章政華衝上前，一句話不說，一巴掌狠狠往她臉上搥落。他使盡力氣，頓時她眼前一黑再度跌回地面，愣住了，心頭說不清是失望還是難受……

她用力搖頭，試著將這陣暈眩搖掉，再張開眼，她看見父親打橫抱起章歡婷，滿臉全是關心焦慮，而望向她時，那份厭惡憎恨掩也掩不住。

心頭寒意升起，章瑜婷覺得比湖水還冷。

對於父親的態度，她明瞭的，一傷再傷，還以為傷得多、傷久了就不會感到疼痛，可是怎麼辦吶，還是痛啊，孺慕父親的她，始終得不到父愛……

「來人，把大姑娘帶到祠堂跪著，好生盯住，誰都不准放她出來！」

耳邊轟轟作響，留在章瑜婷耳裡的全是父親的殘忍……

Crescent Family